

毛巾該換了



蔡玉萱

作者簡介

蔡玉萱，一九九〇年生，花蓮人，政治大學畢業，現居台北，最近興趣是射箭。

得獎感言

住在七腳川溪附近的蔡先生、黃女士，你們的女兒上報啦，趕快去買一份今天的報紙囉！

毛巾該換了

又是一陣驟雨淅淅瀝瀝擊打在樓下外推的鐵皮屋頂上，今年夏天的午後雷陣雨總是遲到，從傍晚才開始下，夜裡還會起風，奇怪得很，睡前我和貓咪一起坐在地板上，邊吸涼邊欣賞著陽台上夾著未收的毛巾，和風鈴一起搖擺得厲害。

那三條毛巾是我去日本旅遊時買回來的今治毛巾，又柔軟又吸水，溼漉的長髮一捲，五分鐘後吹頭事半功倍，我用了兩年，素色毛巾如宣紙沾墨，幾顆小黑點向外渲染，新聞上說這樣的毛巾已經是被黴菌攻城掠地，建議直接丟掉，再買新的。

但是我媽從小不是這樣教我的，我們家的毛巾除非破了大洞，否則都是用了就洗，曬過再用，長壽可達十餘年，長大後我將染黑的毛巾摺疊好，我和媽媽說，不要擔心錢，新毛巾我來買，當天下午我卻看見媽媽將我嫌棄的毛巾都拿回來，戴上塑膠手套，將毛巾們都浸進漂白水裡，反覆數次。媽媽說，錢該花在讓人能看見的地方，毛巾只要能擦乾身體，沒人知道是不是長了黑斑的。

我又想起阿公奶奶家是不缺毛巾的，小時候我每次回鄉下過暑假，都能獲得一條阿公奶奶從生鏽的鐵櫃裡拿出的新毛巾，那些毛巾用素雅的紙盒裝著，上過漿，雖然涼薄卻硬挺，顏色清麗，不是粉就是綠，下水之後就會變得柔軟，後來我才知道，那樣的毛巾，一條就代表一個逝去的親友，

愈多顏色點綴的鐵櫃，就愈是巍峨孤涼。

阿公和奶奶是國小同學，他們辦過七十年的同學會，直到最近幾年，同學們一起出遊次數少了，在告別式上見面的機會多了，小鎮上過去走幾步路就能遇見熟人，我最後一次陪阿公散步，遇到一個老人從矮房裡走出來，阿公上前打招呼，那個人瞪大眼睛對我說，這人好奇怪，我不認識他的，他為什麼要和我打招呼，阿公牽著我離開，他說那是他同學，只是他忘記了。

後來阿公也一下子老了，有人說衰老是一個緩慢的過程，不是的，老就是一瞬間的事情，阿公突然腳就軟了，不能開車了，突然忘記我是誰，突然除夕前就追隨佛祖修行去了，告別式只能等到農曆年後舉行，奶奶膝蓋不舒服，坐在一旁的塑膠板凳上，向前來弔唁的親友一一領首，直到四個國小同學一起走進會場，帶頭的一名爺爺大喊著「我們來了」，奶奶才在家人的攙扶下站起來答禮，他們都知道，從此以後同學會又少了一人。

晚上我陪奶奶睡覺，半夜上廁所，經過鐵櫃，櫃門未掩實，裡頭不知何時又堆疊了幾個方盒，我看著浴室鐵架上只剩下奶奶的一條毛巾，我把自己晾在椅背上的今治毛巾收起來，拿出鐵櫃裡的過水，擰乾再掛上鐵架，明天奶奶起床，就又是一個有人陪的日子了。

生命的無常

吳明倫

瑣碎的日常觀察，毛巾的功能與意義變化，從沒有外人知道的貼身，到喪葬時必備的禮品，細膩而內斂地觸及生命的無常。